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容  
斋  
随  
笔

(六)

李 夔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容斋续笔卷十四·····	员
尹文子·····	员
帝王训俭·····	源
用计臣为相·····	远
州县牌额·····	愿
忌讳讳恶·····	怨
陈涉不可轻·····	员
孔、墨·····	员
玉川《月蚀》诗·····	源
周蜀九经·····	员
冢宰治内·····	怨
宰相爵邑·····	员
杨子一毛·····	员
李长吉诗·····	源
子夏经学·····	缘
容斋续笔卷十五·····	员
紫阁山村诗·····	员
李林甫、秦桧·····	员
书易脱误·····	猿
南陔六诗·····	猿
绍圣废《春秋》·····	猿
王韶熙河·····	源

书籍之厄 .....	漚
逐贫赋 .....	源
涧松山苗 .....	灏
男子运起寅 .....	愿
宰我作难 .....	愿
古人占梦 .....	缘
容斋续笔卷十六 .....	缘
高德儒 .....	缘
唐朝士俸微 .....	缘
计然、意林 .....	缘
思颖诗 .....	远
酒肆旗望 .....	远
贤宰相遭谗 .....	缘
宋齐丘 .....	远
咸□子 .....	苑
月中桂兔 .....	苑
唐二帝好名 .....	苑
《周礼》非周公书 .....	苑
醉尉亭长 .....	苑
三易之名 .....	苑
忠臣名不传 .....	愿
唐人酒令 .....	愿
容斋三笔卷一 .....	愿
晁景迂经说 .....	愿
邳彤、酈商 .....	怨
《武成》之书 .....	怨

象载瑜 .....	怨缘
管、晏之言 .....	怨远
共工氏 .....	怨愿
汉志之误 .....	员园
汉将军在御史上 .....	员猿
上元张灯 .....	员源
七夕用六日 .....	员远
宰相参政员数 .....	员苑
张士贵、宋搏 .....	员愿
韩、欧文语 .....	员怨
容斋三笔卷二 .....	员园
汉宣帝不用儒 .....	员园
国家府库 .....	员员
刘、项成败 .....	员圆
占术致祸 .....	员源
绛侯、莱公 .....	员远
无名杀臣下 .....	员愿
平天冠 .....	员园
介推寒食 .....	员员
进士诉黜落 .....	员猿
《后汉书》载班固文 .....	员源
赵充国、马援 .....	员缘
汉人希姓 .....	员苑
绛、灌 .....	员怨
题咏绝唱 .....	员员
秀才之名 .....	员源

魏收作史	员远
容斋三笔卷三	员苑
兔葵燕麦	员苑
北狄俘虏之苦	员怨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员员
李元亮诗启	员圆
元魏改功臣姓氏	员源
东坡和陶诗	员远
孔戣郑穆	员愿
陈季常	员怨
文用谥字	员员
其言明且清	员圆
侍从转官	员猿
曹子建七启	员远
奸鬼为人祸	员苑
监司待巡检	员怨
十二分野	员员
公孙五楼	员猿
荐士称字著年	员缘
兄弟邪正	员远
容斋三笔卷四	员苑
三竖子	员苑
枢密称呼	员怨
从官事体	员员

九朝国史 .....	员缘
银牌使者 .....	员苑
省钱百陌 .....	员愿
旧官衔冗赘 .....	员园
吏胥侮洗文书 .....	员员
宣告错误 .....	员猿
军中抵名为官 .....	员缘
祸福有命 .....	员苑
真宗北征 .....	员怨
宰相不次补 .....	员园
外制之难 .....	员员
文臣换武使 .....	员猿

## 容斋续笔卷十四

### 尹文子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字》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钲、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皆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钲、尹文闻其风而说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益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钲，而文不预。又别一

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译文】

《汉书·艺文志》名家类内有《尹文子》一篇，其中写道：“游说齐宣王。先于公孙龙。”刘歆说：“他的学说渊源于黄、老之道，居住在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共同拜公孙龙为师。”现在他的书分为上下两卷，都是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排的次序。他的文章仅五千余字，所发的议论也并非完全本着黄、老的学说。其《大道篇》说：“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过来用权。权可以有效运用则转向术；术可以有效运用则转向法；法可以有效运用则转向道；道可以有效运用则无为而国自治。”又说：“所做的善事使得别人无法仿效，这叫独善；所做的事情灵巧使得别人无法学会。这叫独巧。这些都是因为善巧的理论没有穷尽的缘故。做善事与别人同做，工巧让别人也能做，这才是善中最美善的，工巧中最巧的。所以人们推崇圣人的治国之道，并不是推崇其独自的治理才能，而是推崇其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人们推崇儒的工巧，并不是推崇他个人的独巧，而是推崇他能与众人一起做巧活。当今世上的人，行为希望独贤，做事希望独能，辩才希望出众，勇敢希望超群。独行之贤，不足以教化天下；独能之事，不足以办所有的事；出众的辩才，不可能对家家去游说；超群的勇敢，不可参与正阵作战。这四个方面，是动乱产生的根源。圣人任道、立法，使天下的贤才和愚笨人互相不嫌弃，友好相处，这才是很好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仔细地体会这段话，觉得它与墨

家的兼爱思想颇为相似。《庄子》的最后一章，记述了天下研究学术、探求真理的人，文中说道：“不受世俗牵累，不借外物矫饰，不随便去求别人，不猜疑嫉妒其他人，只希望天下安定以便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使别人和自己都具备一般的养生条件，便知足了。以此表白心声，古代的道术之理就在这些论述之中了。宋钐、尹文听说了这些主张后非常赞赏，不仅大力阐发、而且制作了一顶像华山一样上下均平的帽子来表明心迹。即使天下的人都不赞同、不接受其学说，他们仍然要鼓足勇气地反复宣传而不肯舍弃。他们为别人考虑得太多，而为自己考虑得太少。”这段话所说的大概也都是尹文子的学说。荀卿的《非十二子》中写了宋钐，却没有提到尹文。另外还有一本书名叫《尹子》，共五卷十九篇，其言论颇为肤浅，且多涉及佛教，这是晋、宋时期的僧人所著，而不是这部《尹文子》。

## 帝王训俭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上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颙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炀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 【译文】

帝王创立基业后，为了使江山世代相传，便规劝子孙们过节俭的生活。然而，只有他们的后人比较贤明时，才会遵从前辈的教诲，否则，正好足以招取侮辱和嘲笑而已。宋孝武帝大肆建造宫殿。他毁坏了宋高祖居住过的卧室。想在这里新建玉烛殿。当他与群臣一起去观看这间卧室时，只见床头有一道土障，上面挂的是葛条编的灯笼和用麻做的驱蝇掸子。侍中袁颙因而称颂高祖的节俭朴素之德，孝武帝不答话，只是淡淡地说：“种田的老头用这些东西，已经太过份

了！”唐朝高力士在太宗陵墓的寝宫中看到梳头用的箱子一只、柞木梳子一把、黑牛角篦子一把、草根刷子一把，感叹地说：“先帝亲手匡正了为帝王的准则，使得天下安定繁荣，而自己随身所穿所用的，却只留下这些。他是想以此传示子孙，告诫他们永保节俭的美德。”高力士将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向玄宗皇帝作了汇报。唐明皇闻报，马上亲赴太宗陵，到寝宫问太宗所留示的东西在哪儿？高力士手捧这些东西跪着献给皇上，皇上跪拜接受，肃穆崇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说：“夜光宝珠，垂棘之地的美玉，又怎能比这些更好？”当即命令史官记载于典册。当时唐明皇刚继位不久，励精图治，因而见到太宗的遗物后感到惕厉。及至他的奢侈之心一动，即使穷尽天下的财力人力也无法满足其要求，对太宗遗物的印象怎么还能有呢？本朝孝武帝不值得指责，像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等，都有节俭的美德，而东昏侯、天元皇帝、陈叔宝、隋炀帝等人骄奢淫佚，穷侈极欲，其程度超过了夏桀、商纣，对他们就更加无从讲这番话了。

## 用计臣为相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锷，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途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豫以度支，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 【译文】

唐朝自贞观年间确定官制，以省、台、寺来监督管理天下的各项事务，官员们修订了自己职责之内的工作方案，此后没有修改过。唐明皇时期国家极盛，他自己又好大喜功，因而对钱财利益的事尤为关切，于是，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锷等都凭着聚敛钱财，极度剥削百姓而晋升官位，然而他们都只是在户部里任职。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理财政收支，暂时代理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不过当时还没有立判、使的官名。唐肃宗以后，由于战争连绵，费用支出猛然增加，第五琦、刘晏才开始以户部侍郎的

身份兼管诸使，接着又被拜为宰相，从此盐铁有了“使”这个官职，度支有了“判”这个官职。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等人又相继一个接着一个地步其后尘，于是逐渐用其他的官员来主管财赋之事，权势越来越重。宪宗末年，皇甫铸以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秩使，同时被任命为宰相，引起朝廷内外舆论大哗，但皇帝不予理会公众的谴责。到了唐宣宗时期，宰相全由此途升迁而得，马植、裴休、夏侯孜是以盐铁使，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是以度支，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是以户部官员，从此以后，主管财政收支的宰相不可胜数。只有裴度判度支时，上书皇帝说调军需的事并非宰相的份内事，请求把职权归还给有关部门。裴度的正直、宽宏大量与远见卓识，真是不可与其他的人同日而语。

## 州县牌额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瑑，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榜，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 【译文】

各州县的牌额，大多都系于吉凶，因而不敢轻率加以更改。严州分水县的旧匾额上是个草体的“分”字，曾经有个自作聪明的县令觉得字体不合适，就亲自动手写了三个楷体字，经镌刻后制成牌匾挂起来。不料，当年县内持刀杀人案急剧上升，这时人们才醒悟过来，原来正楷体的“分”字乃是由“八刀”二字组成的。徽州地区山青水秀，一向没有火灾，光宗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瑑让部下用自己手书的隶体字更换本州原来所有的牌匾，并且诸如城门上的谯楼，仪门，以及亭榭、台观之类，都要改用新匾额。徽州的士人们认为卢瑑的字多燥笔，特别是他所写的州牌尤其不庄重，私下里都很担忧。第二年的四月，州里的仓库发生了火灾，而且迅速蔓延开来，经过两夜一天才被扑灭，被烧为灰烬的官衙和民房不计其数。

## 忌讳讳恶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 【译文】

《周礼·春官》说：“小史诏告周王的忌讳。”郑玄注释说：“先王的死日为忌，名字为讳。”《礼记·王制》说：“太史主掌礼仪，编写史书，奉行讳恶。”注释说：“讳是先王的名字，恶是先王的忌日，如同子日卯日。恶，乌路反。”《左传》载：“叔弓赴滕国，子服椒为副使。到了滕城郊外，正遇懿伯的忌日，叔弓因而不入城。”懿伯是子服椒的叔父，“忌”是怨的意思。子服椒说：“公事只讲公利而不论私忌，我请求先入城。”看到这些记载，就知道忌讳两个字的明文记载。汉代人所写的表疏，如东方朔就常有“不知忌讳”之类的话，都与其本意相违。现在的俗语中经常说“无忌讳”及“不识忌讳”，也都是不正确的。

## 陈涉不可轻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遗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鮒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 【译文】

扬雄的《法言》说：“有人问陈胜、吴广是怎样的人，回答是：‘造反作乱。’又说：‘如果他们不起事，秦朝就不会灭亡。’回答说：‘灭亡秦朝吗？恐怕秦朝未灭而他们自己却先亡了。’”隋朝的李轨认为：“轻举妄动，挺而走险，去求取不合天命的运气，这不足以为福的先导，恰恰成为祸的开始。我说不是这样的。秦朝以无道残害天下，原来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也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却接踵灭亡，难道都没有孝子贤孙想复仇继承祖业吗？然而都抱头鼠窜，拜伏在秦人脚下。除了张良曾狙击过秦始

皇之外，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王朝挑战。陈胜出身于微不足道的小戍卒，一旦奋不顾身地揭竿而起，天下的英雄豪杰才开始云集响应，共同伐秦。数月之间，因一战失利，陈胜不幸被车夫所杀。陈胜虽然死了，但是他所任命和分封的王侯将相最终推翻了秦朝。项梁和项羽在江东起兵，也是假借陈王的命令而渡过长江的。秦朝的社稷变为废墟，是谁的功劳呢？况且，陈胜称王之初，万事都在草创，却能听从陈余的建议，迎立孔子的后代孔鲋为博士，甚至尊奉他为太师，他们在一起所商议的事情，绝非平庸之辈崛起后可以赶得上的，难道能说陈胜的志向不大吗？汉高祖刘邦为他在砀县设置守冢户，使他享用祭祀达二百年才断绝。扬雄（字子云）指斥陈胜为造反作乱，不知是什么缘故？至于杀吴广、诛故友，寡恩少义，缺乏帝王的度量，这才是陈胜之所以失败的原因。